

# 京剧演点儿现代戏也无可

钮 骥

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特性——综合性、程式性、虚拟性、写意性（或称程式化、虚拟性、写意型）。在众多剧种中，以京剧体现得最为充分、最为集中，具有代表性，这是世有定评，众所认同的。在京剧诞生之前，中国戏曲艺术的表演体系早已形成格局。从唐代歌舞戏、参军戏到宋、金的杂剧、院本，及至宋元南戏和北杂剧时期，就已奠定了基础。早于京剧二三百年的昆剧集其大成，正式形成了完整、严谨的表演艺术体系，故得“百剧之师”称号；产生、形成于中国中、西部民间的秦腔（梆子）的表演艺术，也早在京剧诞生之前就已煊赫彪炳于世。19世纪40年代期间，京剧应运而生，它的主要声腔系脱胎于徽、汉二调，而在表演上则更多地承继了昆剧和秦腔的精髓。京剧表演中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各项功法，即是从以往的剧种传承衍续而来的，自然是以古代生活为依据的，毋庸置疑。而它作为一个年轻、稚嫩的剧种，吸收力极强，各方营养来者不拒，广收博揽，经过咀嚼消化，融为己有，不断开拓、壮大而至如今。应当承认，京剧的艺术容量及其能量之宽广宏阔，皆为其他兄弟剧种所无法比肩。因而它所能搬演的剧目，样式繁多，品类纷呈，有演帝王将相、忠臣奸佞的政治斗争戏；有演两国外交、斗智斗勇的军事斗争戏；有演颂扬节义、彰善瘅恶的伦理道德戏；有演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



爱情生活戏；有演清官侠客除暴安良的民间公案戏；有演天上地下神鬼精灵的神话传说戏；同时，也还有大量轻松活泼、意趣盎然的市井生活戏，如《打灶王》、《荷珠配》、《十八扯》、《打面缸》、《小过年》、《双背凳》、《一匹布》、《探亲家》、《打沙锅》等一批剧目。这类戏在表演技艺的程式性上，较为宽松自由，距现实生活并不离山窎远。不能否认，在京剧的艺术细胞中是存有表现现实生活的基因的，绝非格格不入。从戏曲史中，也不难发现，明代的传奇《鸣凤记》、《清忠谱》；清代的“施公案戏”；民国后，梅兰芳演的《一缕麻》、《邓霞姑》，周信芳演的《宋教仁》等，不都是当代戏演当代人吗？仅就上世纪50年代上演的《白毛女》，60年代上演的《红灯记·痛说革命家史》、《沙家浜·智斗》、《智取威虎山·百鸡宴》等片段的艺术成就而言，都不愧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佳作。因为搬演这些戏的艺术家们，循蹈了京剧艺术的美学轨则，尊重京剧的艺术规律，力图保持京剧的原有风貌，从剧

本文学、表演手段、音乐唱腔、舞台美术诸方面，作了大胆而审慎的创造，达到了整体的和谐统一，从而成为了京剧中的保留剧目。这些艺术家们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，并没有率意为之而毁坏了京剧、断送了京剧，而是给京剧添了新的家当，这本是无可非议的。

窃以为，一些古老剧种，如昆剧、京剧者，确实无需乎大量排演现代生活题材戏，应当据己之长，遇有适宜于本剧种表演特色的剧本精选之，下点真功夫，精雕细琢，锤炼出精品来，做到“少而精”是会有卖点的。几十年来，现代戏已经成为了京剧大家庭中的一员，何必非要无情地将它逐出门外、吊销户口呢？容纳一位“少数民族”，为京剧剧目加添品类，增益色彩，何乐而不为？谁不爱看，不掏钱买戏票就是了，悉听尊便。艺术欣赏上的“众口难调”、见仁见智是永恒的。

还应当说，即使排演新编古代戏，如果创作人员对戏曲的艺术特性，并不真正认识、真正理解，在“良性”变革上下功夫，那么搞出来的产品，仍然不是京剧，还谈何“填补”呢？

“保守”并非坏事，真个是保其精华，守其优长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

以上浅见乃一己之言，偏颇之处难免，谨坦陈于上，敬祈指谬。

（责任编辑 晚晴）